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二十

亂二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亂二

論詰盜　臧武仲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漢武帝時東郡盜起丞相公孫弘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請禁之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丘壽王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有五兵無損於亂

無五兵無救於亂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
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
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
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請自治渤海膠東盜賊　　張敞

漢宣帝時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

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
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
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
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
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
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五十斤
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弭盜疏　　陳忠

漢安帝即位頻遭元元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蔽匿莫肯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爲憂上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

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再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糺罰與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

所務王事過差令處殘氣不效之意庶有識言以承

天誡

駮討零陵桂陽山賊　　陳蕃

桓帝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縣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尚書陳蕃上疏駁之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

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蕃以此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

盜賊疏　劉陶

靈帝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

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令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

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論黃家賊事宜狀　韓愈

唐穆宗即位韓愈論黃家賊事宜狀四

其一曰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並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

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其二曰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
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
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
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
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
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其三曰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
服水土遠鄉羈族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
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 折鄂所

發部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亡發請
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
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
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其四曰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
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
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
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
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
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

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論濮州盜　王禹偁

宋眞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黄州王禹偁聞而奏疏

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區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長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

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
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
頹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
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
蓋不敢擅有脩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
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
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
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
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
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

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劒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史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

乞東南諸郡募兵以防寇盜　富弼

仁宗康定元年知制誥富弼上

臣聞天下大器也非法制綱維不可以守矣生民重畜也非智力控禦不可以保矣是故先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唯恐失大器而喪重畜也臣伏見西戎僭叛屢寇邊境本道不足以支朝廷悉發京東京西淮

南江南荆南湖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罹此調發收關中得之未足以克而十一道之兵已盡矣朝廷獨念京東隣河朔京西次關陝此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閱鄉民俾習武以代軍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臣未諭也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是不加保守一日乗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凡

姦賊奸竊覬覦者無世不有今西鄙用兵天下兵與將皆集於西方力必不能及他道則就無備而作焉以臣觀此九道州軍或一豪傑率數十夫伺州官朔望行香畢集持鋤钁白梃羣呼奮擊可盡殺之誰復禦者然後開府庫復刼取豪家物散施召募必應者如雲一日可得千計鼓行而前處處無兵又城壘不脩諸郡縣鎮所至必陷俟奏至朝廷即時發兵亦不減三兩月方至則其徒必及萬數何可破耶臣又慮陛下以謂巨寇必不能猝至臣不敢遠稽前古略引隋唐以來東南爲寇者以明之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

餘杭朱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銑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栁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爲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易以偪強故自古爲寇淵藪唯王者能鎮撫之則寇不能生於其間不然則

亂之必矣今九道大小一百三十餘郡若毎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楊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毎郡置二督護專領之毎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臣前所謂天下生民宜綱羅而控制之者

以此道也臣伏念京東京西雖買鄉兵而軍兵絕寡亦未見久安之理夫鄉兵無營壘散處村堡又各持兵仗其部伍上下終不得如軍兵之肅也或因饑饉爲姦桀倡之安能使必不爲盜又宜得軍兵兩相制禦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逐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刧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宛朐擁衆百萬陷覆兩京橫行天下雖然觀其初起草莽盖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

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則可無虞矣議者或謂財用不足恐難成此夫以天下安全之業尚患財窘而不能立久長之策不幸小有寇聚則如之何伏惟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民爲念裁制私欲損節横費則數萬之衆不日可募此無彊之基也

乞採訪京東狂謀之士　富弼

仁宗慶曆五年弼知壽州兼京東路安撫使上

臣近曾親書劄子聞奏見察訪民間恐有暗行結扇不徒驚刼別蓄奸謀如劉晉之類者候見的實別具

申奏次臣後來察訪京東一路甚有兇險之徒始初
讀書即欲應舉洎至長立所學不成雖或稍能文詞
又多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
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茲長大胸膽遂生
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以所圖甚大蔑視州縣
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所隔之官無由肯見往往
晦名詭姓潛迹遁形唯是兇徒密相結扇或遇饑歲
必有竊發臣恐此輩一作卒難剪除縱無成謀亦能
始禍似此輩類的實甚多散在民間但未發耳又緣
不希仕進難以羈縻不可捕而加刑加刑則黨類驚

而速爲也不可緩而稔惡稔惡則根株成而難去也要在得而縻之使兇謀不能成此最上也欲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若以此輩不作其它盜賊雖遇饑年蜂起不足爲慮也伏望陛下深切留意於此不可忽也

論西鄙用兵盜賊竊發　富弼

仁宗慶曆八年弼乞選任轉運守令以除盜賊疏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騷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愁

嗟朝廷不能撫存遂使聚而爲盜今張海郭貌山等

數火驚擾州縣殺傷吏民恣凶殘之威洩憤怨之氣

巡檢縣尉不敢向前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

尚猶遷延日月偃強山林以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

開發府庫劫取貨財散募凶徒嘯聚漸衆陝西南京

唐汝均房金商襄鄧相去凡千餘里殺人放火所在

瘡痍賊一經過六親不能相保人民恐懼道路艱難

每郡無兵各不自保若大段結集攻陷諸州緩急亦

未有所以備之之策賊既轉成不可不防秦末隋末

唐末諸寇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賈或起於士卒或
起於負擔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貌山
輩如此其盛然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難制遂亂
天下今茲賊黨未見剪除所宜多設隄防以備滋蔓
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路擇要害數州屯聚
兵馬以為諸處聲援此最急務宜速施行臣又思京
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
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
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
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

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塡
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
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
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
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
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爲守宰自然破滅之驗
也今且以上項襄鄧等十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縣
令皆庸謬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
巡檢縣尉又一一不堪驅使賊不倡狂自恣復何爲
哉臣切謂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

肯更張唯恐不才不賢者怨恨不早罷去故以州縣
委賊任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若以朝廷
自來處置次第早合賊滿天下但爲宗社有靈陛下
仁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盜賊已起乃是徧滿天
下之漸若朝廷依舊避人怨恨不早更張臣恐賊盜
愈多竊據州縣或稱將軍或稱太尉或稱王或稱帝
兵戈四起所在僭僞事到如此生靈如何社稷如何
朝廷守此一城還將安穩否況今來不同漢唐都關
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守險亦未能
便至危窘尚自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贅旒

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戰場爾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城不知何以爲計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戰臣又伏思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唯是王者能鎮撫天下常使安寧災害不生賊盜不作則是都城也且保無虞故大宋之興實賴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禍亂盡削方鎮兵權只用

富公在仁宗之朝已須知此

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凶謀也又賴太宗相繼剋復諸國一統天下吏順眞宗爲民屈己與北虜西戎議通和好故能八十餘年都城無事海內富庶不用干戈雖是人謀亦有天幸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斂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爲主不使叛而爲寇復何爲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迹已復萌露艱虞之運正在今日須是君臣上下同心協力廢寢忘食夙夜整敕

則數年之內或致小康若猶因循苟且尚務偷安不練人謀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禍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論京西盜賊遂至理亂憂懼所迫不覺切至陛下便賜萬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選京西轉運使知州知縣不可稽緩蓋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守禦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驅除寇盜其餘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至失所州縣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至於巡檢縣尉亦可並委轉運知州揀選

不煩朝廷費力此策最爲簡要無可疑難京西既行次及諸路變故或起倉卒設備皆不可遲朝廷但能不務因循不避怨謗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所有諸路揀退不才及贓濫老病轉運知州知縣縣令等仰只在元守官處聽候明旨朝廷只就外指揮更不令赴闕仍乞檢會臣前奏相度施行

論京東西災傷之處擒捕盜賊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竊聞降勑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

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寛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盜斛斗者小加寛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刼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刼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

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勑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為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勑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刼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 刑獄之道也

論京東盜賊

趙瞻

英宗治平二年侍御史趙瞻上

臣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爲最急務而政府唯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倘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恬爲故事但用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奸之源塞萬一不測之計也謹按兩漢故事膠東盜賊起宣帝即用張敞爲膠東相渤海左右郡盜賊起丞相御史即舉龔遂爲太守潁川盜賊起光武即以寇恂爲太守南山羣盜起大將軍王鳳即薦王尊行京兆尹事據兩漢對

盜賊奏至天子與大將軍丞相御史權舉守臣復尚蠲去繁文假以一切而後激勸吏民鎮安風俗莫不即著成效也平時國家列官校任卽一路有安撫總管鈐轄兵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舉巡檢一縣有令尉此皆盜賊之司也今一旦不逞之人數十相聚遂至賊殺官吏顧諸備位誰有受斯責者環視俟變無一援救其間甚者則必有罪其死戰之忠以爲貪功辱命然則是無有公家竭力之人矣且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縣數十員而尤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

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則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則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往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使因循巽懦之吏傳執背按而與趣公疾惡之人挈度計較是終無以成實效也令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舜元年衰老素無才術唯此二州爲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罰許其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劾如其逗遛無

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權處置之宜俾先圖上朝廷更爲裁擇官吏自無苟簡足以肅清內郡震懾外夷臣愚不勝懇激之至

論河北京東盜賊　蘇軾

神宗元豐元年尚書祠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奏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輙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

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
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
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
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
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
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
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

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

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
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
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
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
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强力鷙忍之民也臣欲
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
名於官授以挈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
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
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
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

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與特轉運使分東西路畏倪倒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

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廵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脩軍政士皆精鋭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

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凡朞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

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

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
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
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
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毎
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
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
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
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
自念遭値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
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

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塲其人沉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别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入故得士爲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

邑選於齋夫郵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淸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

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

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京東盜賊　蘇軾

神宗元豐元年軾代李琮上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冢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

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
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
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祖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
城人黃巢寃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
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
材力心胆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更改貢舉條制掃除
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
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懐不逞之意朝廷雖
救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
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

孳災何隙臣每慮及此即爲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

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

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切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兖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

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扳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毎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脩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才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决行此

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海賊　　　　　　　　　　　　　鄭剛中

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

海賊之患今而不慮恐爲他日之害晉孫恩初因報

讐結聚其後破州縣殺長吏永嘉東陽等八郡皆相

應遂至有衆數萬雖劉牢之輩將兵轉鬭而恩出没

海上吳會閩廣皆被其毒恩没盧循繼之劉裕因之

以成事可不戒哉說者曰海上之盜招之則無矣曾

不知海盜非招安所能盡也往年招朱聰矣其徒聚

而爲劉廣後又招廣矣其徒聚而爲李元藎招致其
魁其徒必縱以歸業魁得官其徒謂可取以爲準也
什百嘯聚又作一頭凡其所畧縱而不殺又厚以物
予之許其去而復來無業者欣然附之官兵弱則奮
臂而爲敵官兵强則乘風絕洋而遁又急則孤𣻌单
下變爲客舟官兵不能辨也止能於瀕岸淺海互相
回避驅入深洋則巨浪之中不能坐立何暇議鬬哉
臣以是知招安之不能盡捕殺之不可及也臣官浙
嘉閩瀕海諸郡各有土豪習知鄉道凡海夯桀黠無
賴之人彼皆素得其情盜之所向豪皆知之爲今之

討莫若使諸郡以禮求訪使自爲捍守仍將海刼之民結爲保伍如其境上無盜賊侵擾或自設方略而能格捕之者朝廷第其勞而官之容隱坐視者待之有法如是則朝廷不費官兵不費糧而海盜可以漸息如只以招安爲術制置司兵爲用常使江北無警則已萬一被兵或饑饉仍歲則孫恩盧循之患豈難圖已

論弭盜　胡交脩

高宗時給事中胡交脩上

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

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人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

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

興葷之所爲乎　世以爲名言

論贑盜嚴盜　宋孝宗時上　王質

一曰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

江西之贑其俗尚鬬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

敢爲蓋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

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呌號闘詈以

輕犯鞭朴甚至於發塚露刃椎關而掠財物以輕犯

刀鋸又甚者至於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

輕犯兵葷蓋臣嘗聞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

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爲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鎭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揮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頑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

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贛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虔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臣嘗熟講歷代制禦盜寇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於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於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强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强

之號令蓋豪强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有是者則桀驁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强之門爲今之計者莫若喻郡縣之官吏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茍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桀驁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强能服其命此其爲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慼槩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讎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illegible]不可廢蓋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

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
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
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故筭計見效利可以掩
害而害不可以勝利此非深窮夫利害之端者有不
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爲文吏之所
汨矣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臣論之
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饑民二曰愚民三曰姦
民饑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於有所
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
者可返者饑民而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饑

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而惡死也至於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死之間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生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爲無聊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翻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於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於鬼神而以爲未足

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於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於三尺之外以僥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於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切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訶曲蔽而不

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爲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閧然而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有雙脩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不過使人避害

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不知其所以然以爲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凛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揄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數百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

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源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於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於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刈煑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斷然而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扇而爲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於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

不鶩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縣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於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筭害如此其深也

論制豪霸狀　元成宗元貞間上　鄭介夫

漢書所稱游俠即今之豪霸也其時貴臣如竇嬰田蚡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如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連黨類權行州域力折公卿凡此者皆亂之所由生也豪俠之輩代不能絕世降俗末流弊滋甚古之豪霸猶能賑窮周急謙退

不伐色取仁以會時好立虛譽以要權利今之豪霸所謂操人於國門之外者眞生民之蠹國家之賊也然有席祖父之勢者有挾富强之資者其下則有經斷官吏閑廢於家務爲潑皮無賴者人雖不等均之爲蠹爲賊耳憑靈主之威執予奪之柄殺可使活生可使殺富可使貧賤可使貴此在朝之豪霸也氣燄同寅吞聲莫校威凌胥吏令雖違借公道以縱賄賕營私財以奪民利此在官之豪霸也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奉餽遺塡門其孳產視爲巳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鄉之豪霸也地雖不同亦均之爲

蠹爲賊耳然其鄉者雖爲豪霸之么麽而禍及於百姓則甚大也且即在下而小者言之凡有詞訟必須經手若不禀白而徑陳之有司者則設穽葬隙陷之於刑既已歸命於巳而官吏有不順從者則別生事端累贓誣告其虀粉可立而待也威勢既成動皆如意村落居民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縣守宰頤指氣使俯首聽命而已閒有一二剛方自立奮然出爲究民施一援手僅能抑之一時被罪還家之後故態依然眞是法制所不能及禮義所不能移朝廷便民之事亦甚不少微有一利舉入豪家而細民何嘗

得沾濡沫之惠使美政不能下逮者盡此輩有以阻之也由此推其大者爲患何可勝言如朱張二家一賒死之盜賊耳以言豪覇則渠魁也皆向來朝廷寵遇之太過所以養成今日之餘殃原其始然抑之不早遂至身遭顯戮禍及宰臣此眼前之轍跡也昔漢主父偃說武帝曰天下豪傑兼幷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除害武帝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誠抑强扶弱之良法也今後若有醜惡聞於鄉邑聲跡播於中外不必加以刑辟但限以貲財若干即遷之他

郡或徙之荒壤視所犯之重輕以定地之近遠有貲不及者則移於附近以五百里爲限根蔕既拔黨自散使良善咸獲安存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軀保家朝廷亦不至於多戮少恩去豪霸之策無以加此矣